

商代命名制度简论 1

付希亮

提要：天干命名制度是商代一种很有特色的命名制度，历史学家们对于这一命名制度的意义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。本文认为马承源先生提出的以行成年礼之日来命名的观点比较合理。本文列举了商周金文中的大量材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：商代人天干名号是生号而不是死号，是商人行成年礼时所起的名字，与周人行成年礼时所起的“字”相似。这种命名制度，是商部族在夏朝末年形成的一种风俗习惯。

关键词： 天干名号 死日说 成年礼

从商朝君主世系表看，商人的突出特点是用天干名来给人命名。但是，关于这一命名的来源和意义，古今研究者还没有获得统一的解释。王玉哲先生的《中华远古史》列举了7种解释，我们再增加一种，共8种：

1. 生日说：《白虎通·姓名篇》：“殷家质，故直以生日名子也。”《易纬·乾凿度》：“帝乙则汤，殷录质，以生日为名，顺天性也。”
2. 庙主说：《史记·殷本纪》索隐：“谯周以为死称庙主曰甲也。”“谯周云夏殷之礼，生称王，死称庙主，皆以帝名配之，天亦帝也，殷人尊汤为天乙。”
3. 祭名说：王国维曾说：“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，祭名甲者用甲日，祭名乙者用乙日，此卜辞之通例也。2)”
4. 死日说：董作宾先生认为：“成汤以来以日干为名，当是死日，非生日3)。”
5. 致祭次序说：陈梦家先生认为：“由上可证，卜辞中的庙号，既无关于生卒之日，也非追名，乃是致祭的次序；而此次序是依了世次、长幼、及位先后、死亡先后，顺着天干排下去的。凡未及王位的，与及位者无别。”“作为庙号主要部分的天干，表示及位死亡和致祭的次序，而及位次序是依长幼之序而定的。4)”
6. 选日说：李学勤先生认为：“据上述，次序说以及前人种种异说都是不对的。日名有些象谥法，是在死后选定的，和生日、死日无关。祭祀日依日名而定，并不是日名依祭祀名而定。5)”
7. 生前政治势力分类说：张光直先生提出，商人以天干名来命名，是以死者生前在亲属宗族系统中的地位为根据的。张光直先生认为，“（1）商王室虽属于姓氏族，却分为两大支派和若干小支派。”（2）“两大支派轮流执政”，两大支派是：A、甲、乙、戊、己4干；B、丙、丁、壬、癸4干；庚、辛暂不归入两大支派中。A、B两派是子姓王室内政治势力最大的两支，隔代轮流执政。（3）“其具体方式为王位传甥，親子娶姊妹之女。6)”
8. 行成年礼之日说：马承源先生提出：“商周贵族日干之称是生称……商周贵族所称的日干实为冠礼中所授之字，而女子的日干乃是许嫁之字。7)”

在以上八种观点中，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观点最为合理。其它七种观点，大致可以分为五类：生日说；死日说（从根本上说，庙主说、祭名说是流而不是源，所以我们姑且把它与死日说列为一类）；次序说；

选日说；生前政治势力说。这种观点都有不完善之处，我们只要看各家的评论和分析就可以知道。在以上五种观点中，张光直先生的“生前政治势力分类说”与“日”无关，恐怕难以解释河北易县出土的商代三句兵铭文、商周金文中诸如“文父日乙”等材料中为什么有“日”字，也难以解释春秋时代蔡侯蔡甲午等人的名字为什么干支俱全。

关于李学勤先生的“选日说”，王玉哲先生提出了两条怀疑：“第一，既然是按照天干的次序依次卜问，选择其中的一个天干日，为什么不按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的次序依次卜问，而是前后并列的丁、乙、辛？并且丁乙辛这三日又是怎么选择的？第二，假如每个商王及其配偶死后的日名都是这样占卜选定的，死去的王和妣的人数很多，可以推想，这类选日的卜辞一定是大批存在的。可是，事实上却完全相反，仅仅出现了这么一片，宁非怪事？……两片卜辞的内容到底说的是什么？很可能与商王的命名没有关系，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。8)”马承源先生对李学勤先生所依据的两条卜辞进行了另外的解释9)。可见，这一观点论据不够充足。

陈梦家先生的“次序说”中存在的问题也很多，如果子先于父而死，是按世次排列还是按照死亡先后排列？如果弟先于兄而死，是先排兄还是先排弟？如果按照陈梦家先生所说的按“世次、长幼、及位先后、死亡先后”的次序，商人就无法给自己命名。李学勤先生说：“次序说起源很早，而以清代吴荣光主张最为明确：‘甲乙丙丁犹一三三四，质言之，如后世称排行尔。’（《筠清馆金文》卷一第二十二页。）这个说法如果是真的，将使依亲属称谓判断卜辞时代的方法成为不可能。10)”王玉哲先生说：“大乙以下至帝辛十七世三十二人中（包括未即王位的大乙之长子大丁及武丁之长子孝己二人），只有河甲传位中丁之子祖乙及盘庚传位小辛两例与天干次序相符，其余的人全都与天干次序不合。……差不多每两世及两兄弟之间都有空缺……笔者曾把商自大乙以下的先王世系表上天干日不衔接处，按天干顺序补了一下，至少可以补入100人以上（这只是以一世不超过一个天干周为原则，否则可补入的人数会更多）。这样以来，使以称谓作为断代研究的标准成为不可能。11)”可见，这一观点经不起推敲。

“生日说”和“死日说”建立在推测基础上，并没有确切的证据。王玉哲先生比较倾向于“死日说”，但是他又说：“这一说法也有一个弱点，就是商纣是死日，文献上传说是甲子，可是他不名‘帝甲’和名‘帝辛’。这确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。12)”可见，“死日说”不确。张光直先生通过对1295件商周青铜铭文进行统计，得出结论：甲、丙、戊、庚、壬共出现161次，乙、丁、己、辛、癸出现1130次。他把这一结果与他在医院中所作的有关统计进行对比，证明“生日说”和“死日说”都站不住脚13)。

在以上诸说中，“死日说”影响最大。下面我们专门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述。

一. 商周人天干名号是生号，而不是死号。

从商周铜器铭文看，商周时代，人们在称呼已去世的祖、父、兄时往往称呼他们的天干名号，而活着的人往往称名，这是客观事实。不过，在金文中，也有活着的人称天干名号的。请看以下材料：

- (1) 《辛鼎》铭文：“辛作宝，其土疆，厥家邕德屺，用豊厥臬多友，多友鬻辛，万年唯人。”（《集成》5·2660）
- (2) 《逖姬簋》铭文：“逖姬作父辛尊簋，用作乃后御，孙子其万年永宝。”[于省吾注：御，用也。后御谓后人用享其祖考14)。]
- (3) 《癸簋》铭文：“唯八月既生霸，癸作文祖考尊宝簋，用孝于宗室。癸其万年孙孙子子永宝。15)”
- (4) 《兮伯盘》铭文：“唯五年三月，既死霸，庚寅，王初格伐严允于畱盧，兮甲从王，……王命兮甲征四方积……兮伯吉父作盘，其眉寿万年无疆，子子孙孙永宝用。16)”
- (5) 《庚季鼎》铭文：“唯五月既生霸，庚午，伯俗父右庚季。王赐赤雍市玄衣黼纯盍旂。曰。用又伯俗父司寇。庚季拜稽首对扬王休，用作宝鼎。其万年子子孙孙永用。”（《集成》5·2781）
- (6) 《庚嬴卣》铭文：“唯王十月既望，辰在己丑，王格于庚嬴宫，王蔑庚嬴厉，赐贝十朋，又丹一柝。庚嬴对扬王休，用作厥文姑宝尊彝。其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。”（《集成》10·5426）
- (7) 《吴方彝盖》铭文：“唯二月初吉，王在周成大室，旦，王格庙，宰肱佑作册吴入门，中立庭，北向。王呼史戊册令吴……。”（《集成》16·9898）
- (8) 《庚嬴鼎》铭文：“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望，己酉，王格皇宫衣（殷）事。丁子（巳），王蔑庚嬴厉，赐爵璋贝十朋，对王休，用作宝鼎。”（《集成》5·2748）
- (9) 《仲辛父簋》铭文：“仲辛父作朕皇祖日丁、皇考日癸尊簋。辛父其万年无疆。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（《集成》7·4114）
- (10) 《孟辛父鬲》铭文：“唯孟辛父作孟父宝尊鬲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（《集成》3·738）
- (11) 《仲眔父作鼎》铭文：“仲眔父作尊鼎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。”（《集成》5·2533）
- (12) 《伯辛父鼎》铭文：“膳夫伯辛父作尊鼎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（《集成》5·2561）
- (13) 《辛仲姬鼎》铭文：“辛仲姬皇母作尊鼎，其子子孙孙用享孝于宗老。”（《集成》5·2582）
- (14) 《庚姬鬲》铭文：“庚姬作叔媿尊鬲，其永宝用。”（《集成》3·637）
- (15) 《寒戊》铭文：“寒戊作宝，其子子孙孙永用。”（《集成》16·10213）
- (16) 《贮子己父匜》铭文：“唯王二月，贮子己父作宝匜，其子子孙孙永用。”（《集成》16·10252）
- (17) 《保攸母器》铭文：“保攸母赐贝于庚姜，用作旅彝。”（《集成》16·10580）
- (18) 《乙公鼎》铭文：“乙公作尊鼎，子子孙孙永宝。”（《集成》4·2376）
- (19) 《庚兹鼎》铭文：“□庚兹作厥文考宝尊彝。”（《集成》4·2439）
- (20) 《伯丙器》铭文：“伯丙作宝鬲彝。”（《集成》16·10564）
- (21) 《癸叟爵》铭文：“癸叟作考戊。”（《集成》14·9034）
- (22) 《甲作宝方鼎》铭文：“甲作宝鬲。”（《集成》4·1949）
- (23) 《甲盃》铭文：“甲作宝尊彝，其万年用飨宾。”（《集成》15·9431）
- (24) 《卿父乙盃》铭文：“卿父乙作尊彝。”（《集成》15·9402）
- (25) 《日戊鼎》铭文：“日戊作彝。”（《集成》4·2124）
- (26) 《盧作父丁觶》铭文：“盧父丁作 。”（《集成》12·6447）
- (27) 《庚祖辛爵》铭文：“庚作祖辛彝。”（《集成》14·9047）
- (28) 《己方鼎》铭文：“己作宝尊彝。”（《集成》4·2025）
- (29) 《庚姬器》铭文：“庚姬作鬲母宝尊彝。”（《集成》16·10576）
- (30) 《伯乙鬲》铭文：“伯乙作宝彝。”（《集成》3·869）
- (31) 《伯丂庚簋》铭文：“伯丂庚作宝彝。”（《集成》6·3539）
- (32) 《北伯邑辛簋》铭文：“北伯邑辛作宝尊彝。”（《集成》6·3672）
- (33) 《田告父丁卣》铭文：“田告父丁作宝彝。”（《集成》10·5273）
- (34) 《乙鼎》铭文：“乙作。”（《集成》3·1283）

- (35) 《己祖乙尊》铭文：“己祖乙。”（《集成》11·5596）
 (36) 《乙父庚爵》铭文：“乙父庚。”（《集成》14·8590）
 (37) 《乙父觶》铭文：“乙父。”（《集成》11·6098）

……

以上材料说明，商周时代，人们的天干名号并不是他们死后才有，而是他们生前就有的。对于当时的人来说，天干名号类似后代人的“字”，是一种敬称。由于青铜铭文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对祖先的祭祀，因此，我们所见的天干名号多为其已去世祖、父及其配偶等的天干名号，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些人的天干名号是他们去世以后才有的。另外，商王纣死于甲子，而名曰“帝辛”。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记载：“初，穆子去叔孙氏，及庚宗，遇妇人，使私为食而宿焉。问其行，告之故，哭而送之。适齐，娶于国氏，生孟丙、仲壬。……叔孙为孟钟……牛曰：‘孟有北妇人之客。’……牛谓叔孙：‘见仲而何？’”这些材料都说明，商周人的天干之名是生号而不是死号。

二. 商周人的天干名号是他们行成年礼所起的名字

从儒家文献看，三代都行冠礼，这种礼仪来自于氏族社会。由于材料缺乏，关于商代人行成年礼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。从史料上看，商代君主一般有两个名字：一是用天干来取的名字，如商汤称“天乙”，商王纣称“帝辛”；一是用普通的字来取的名字，如商汤之名“汤”，商纣王称“纣”或“受”等。从商周金文看，商周人的天干名号常用于称呼其父、祖及其远古祖先，可见，天干之名是一种带有尊敬意味的名字，类似于后人所说的“字”，而其另一个名字类似于后人所说的“幼名”。周代人也有两个名字，就男子来说，一是当他生三个月后他的父亲给他所起的名字，这是“名”；一是当他行冠礼时贵宾给他所起的“字”，其形式是“伯（仲、叔、季）某父”。请看关于周人行成年礼的史料。

字辞曰：“礼仪既备，令月吉日，昭告尔字。爰字孔嘉，髦士攸宜。宜之永假，永受保之，曰伯某甫。”仲、叔、季，唯其所当。

冠义。始冠，缁布之冠也。大古冠布，齐则缁之。其缕也，孔子曰：“吾未之闻也，冠而敝之可也。”嫡子冠于阼，以著代也。醮于客位，加有成也。三加弥尊，谕其志也。冠而字之，敬其名也。委貌，周道也。章甫，殷道也。毋追，夏后氏之道也。周弁，殷毳，夏收。三王共皮弁、素积 17)。

幼名，冠字，五十以伯仲，死谥，周道也 18)。

名子者不以国，不以日月，不以隐疾，不以山川。男女异长。男子二十，冠而字，父前子名，君前臣名。女子许嫁，笄而字 19)。

从以上材料看，周人的“名”主要用于父母、长辈和君主对儿子、晚辈、臣下的称呼，也用于自称；“字”常用于对他人的尊称和后代对先祖的称呼，有时也用于自称。从功能上比较，商人的天干名号与周人的“字”很相似，由此可以推断，商人的天干名号很可能是其行成年礼时所起的名字。

周代初、中期，有些周人行成年礼所起名字采用“伯（仲、叔、季或孟、仲、季）+天干+父（甫）”的

形式，显示了商周两部族在风俗习惯上的融合，也显示出两种命名方式之间的密切联系。

- (1) 《仲辛父簋》铭文：“仲辛父作朕皇祖日丁、皇考日癸尊簋。辛父其万年无疆。子孙永宝用。”（《集成》7·4114）
- (2) 《孟辛父鬲》铭文：“唯孟辛父作孟豉宝尊鬲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（《集成》3·738）
- (3) 《仲𠄎父作鼎》铭文：“仲𠄎父作尊鼎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。”（《集成》5·2533）
- (4) 《伯辛父鼎》铭文：“膳夫伯辛父作尊鼎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（《集成》5·2561）
- (5) 《伯乙甗》铭文：“伯乙作宝彝。”（《集成》3·869）
- (6) 《伯丙器》铭文：“伯丙作宝彝彝。”（《集成》16·10564）
- (7) 《伯𠄎庚簋》铭文：“伯𠄎庚作宝彝。”（《集成》6·3539）
- (8) 《北伯邑辛簋》铭文：“北伯邑辛作宝尊彝。”（《集成》6·3672）

从上面的材料看出，周人的天干之名就是其行成年礼时所起的名字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在商人的两个名字中，天干名号是其行冠礼时所起的名字，另一个名字则是他们的幼名。“伯（仲、叔、季或孟、仲、季）+天干+父（甫）”命名形式的出现，是周灭商后，商周两部族相互接近、风俗习惯相互融合的结果。总之，商周人的天干之名，并不是来自于他们是死亡之日，而是来自他们行成年礼所起的名字。

以天干来给人命名是商代商部族的一种重要的风俗习惯，笔者试图发现这一现象所反映的历史本质，于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特殊的关注。笔者从金文发现少量关于商周人把天干名号用作生称的现象，于是得出结论：商人的天干名号是生号而不是死号；又从商周人“伯某父”与天干名号互用现象得出结论：商人的天干名号相当于周人行冠礼时所起的名字。至于如何用天干名号来给其社会成员命名，笔者曾有一个假设：在商代，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，一个家族给同一辈分的男女成员行成年礼时，按照他们在同一辈分中的顺序用天干名号来命名，并以大、中（仲）、小来区分，第一个成年的起名为甲，第二个是乙，……。文章写成之后，笔者看到了马承源先生的文章，经过反复思考，认为马先生的说法更为合理。因为春秋时代还有少数人以天干来命名，如叔孙豹的儿子孟丙、仲壬等，但不见其家族其他人用天干来命名；在河北易县出土的商代三句兵中父祖的天干名号前都有“日”字，在商周金文中有“文父日乙”的字样，春秋时代蔡侯名曰蔡甲午，说明商周人用天干来给人命名与“日”有关。本文虽然与马先生的观点基本相同，但似乎也有公之于众的必要：（1）笔者列举了金文中的大量的材料，进一步证明“死日说”的不确和以行成年礼之日来命名的正确性。（2）马先生这一观点发表以后，未见其他学者予以引用，有不少学者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，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提出这一观点。

（注）

- 1) 王国维：《观堂集林》卷9·史林7。
- 2) 董作宾：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》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《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》，1933年，第326页。
- 3) 陈梦家《殷虚卜辞综述·庙号上》，中华书局，1988年，第405页、444页。

- 4) 李学勤:《论殷代亲族制度》,《文史哲》,1957年11期。
- 5) 张光直:《中国青铜时代·商王庙号新考》,三联书店,1983年9月,第190页。
- 6) 马承源:《关于商周贵族使用日干称谓问题的探讨》,《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7年5月
- 7) 王玉哲:《中华远古史》第351页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0年出版。
- 8) 同注释7。
- 9) 李学勤:《论殷代亲族制度》,《文史哲》,1957年第11期。
- 10) 王玉哲:《中华远古史》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0年出版,第348—349页。
- 11) 同注释8,第347页。
- 12) 同注释7。
- 13) 于省吾:《双剑 吉金文选》,中华书局,1998年出版,第309页。
- 14) 同上,第328页。
- 15) 同上,第216页。
- 16) 《仪礼·士冠礼》
- 17) 《礼记·檀弓上》
- 18) 《礼记·曲礼上》